

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及未来路向

杨玉麟 王 铮 赵 冰

摘 要 中小校园阅读活动的内容与质量,关乎全民阅读的整体质量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成效。受当前我国文化 with 教育两类政策的影响,在围绕校园阅读活动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动调整中,中小学图书馆遇到了新的价值彰显契机和发展空间。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处于何种定位、发挥何种功能、承担何种责任、与其他参与主体的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能够为中小学图书馆适应外在教育环境变化、实现内在职业使命提供参考和帮助。根据中小学图书馆所发挥的职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可将中小校园阅读活动的类型划分为以培养德智体美人才而开展的活动、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开展的活动、以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和学生综合素养为目标的活动、以帮助师生提升信息素养而开展的活动等四种。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中的主要功能定位是全校性阅读活动的支撑者和推动者、课程学习中阅读活动的嵌入者、面向师生综合能力提升的阅读行为的引导者、师生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主导者和实施者、校园内外阅读活动的协调者和沟通者。中小学图书馆在参与和推动校园阅读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校园阅读活动的具体类型和目标,适配相对应的角色功能。图1。表1。参考文献41。

关键词 中小学 中小学图书馆 校园阅读 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8.69

The Main Role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mpus Reading Activity System

YANG Yulin, WANG Zheng & ZHAO Bing

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ar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nationwide read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curren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school libraries ar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adjust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around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answer: What impact do the current China’s basic education reform measures have o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do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and school libraries face?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and other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What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reading activit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at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 school libraries take in the campus reading activity system?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se

通信作者:杨玉麟,Email:470245751@qq.com,ORCID:0000-0003-0832-1805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NG Yulin,Email:470245751@qq.com,ORCID:0000-0003-0832-1805)

problems, the authors encourage school librarie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ir own contemporary values, potential capabilities, pract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forward paths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school librarie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ir internal professional mission.

Based on the vocational value and basic educational value played by school libraries, combined with the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study divides the typ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into activities to cultivate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talent, to achieve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tudents' literacy, and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school libraries are the core participants in these activities. Among them, the mai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in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are the supporter and promoter of school wide reading activities, the embedder of reading activities in curriculum learning, the reading behavior guide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leader and implement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he coordinator and communicator of reading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ampus. The participa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in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is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value"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and promoting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school libraries need to adapt the corresponding role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types and objectives of campus reading activities. 1 fig. 1 tab. 41 ref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chool library. Campus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0 引言

当前,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发展遇到了重要的外部契机,基础教育环境中的新变化与新要求成为激活中小学图书馆内在价值、召唤中小学图书馆履行职业使命的重要驱动因素。随着教育理念的变化和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举措的推行,阅读素养正在成为衡量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表现与综合素质的重要维度,面向青少年的阅读行为培养、阅读素养教育日益受到重视。2022年4·23世界读书日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我国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特别指出:“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青少年的阅读促进活动是“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小学校园是适龄少年儿童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之

一,校园环境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中小学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是培养阅读兴趣及图书馆利用习惯的适龄阶段,中小学图书馆对此负有重要责任^[1]。在上述背景下,校园阅读活动以及中小学图书馆的作用被进一步突显。这些背景因素也为中小学图书馆明确自身定位、彰显内在价值、争取外部资源、履行职能使命乃至提升图书馆综合实力与地位提供了不可多得战略机遇。

除了上述外在机遇,中小学图书馆的内在属性和天然使命也决定了其在校园阅读活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2021年国际图联(IFLA)学校图书馆工作组(School Libraries Section)发布修订版《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宣言》,其中学校图书馆的目标部分明确指出:图书馆需要运用广泛的资源和策略,激发和强化阅读素养和阅读乐趣(reading literacy and enjoyment)^[2]。此

外,大量研究也证明了中小学图书馆对学生包括阅读能力在内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影响。2013 年于斌斌对国外中小学图书馆影响研究进行了综述,相关研究均显示,有效的中小学图书馆服务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积极作用^[3],其中阅读分数、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习惯等是学业表现的重要组成维度。2014 年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y)发布的《因果关系:学校图书馆与学生成功》白皮书指出,中小学图书馆服务与学校教学活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得到了超过 25 项研究成果的支持^[4]。Cheung 和 Waldeck 对 2011—2016 年关于图书馆与阅读能力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相关研究显示包括中小学图书馆在内的各类型图书馆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材料,促进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成为学校教师工作的有益补充^[5]。在 2022 年出版的《促进学生读写能力与福祉的中小学图书馆》一书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 Merga 教授对中小学图书馆促进学生阅读、学业成功和职业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系统阐释^[6]。

中小学图书馆的使命是通过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服务于中小学的教育目标,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十分依赖图书馆的支撑作用^[1]。随着外部教育环境的变化,中小学教育目标更加强调阅读能力,这将对中小学图书馆产生新的需求。笔者 2019 年在上海所做“义务教育‘大变动’背景下的中小学图书馆阅读推广”报告已经描述了这种变化趋势。2019 年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小学图书馆所处的教育环境已然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影响还在持续深入。

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小学图书馆需要抓住契机,系统审视自身在变革环境中的当代价值、潜在能力、现实责任与实践路径。笔者认为,在校园阅读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正是中小学图书馆在实践中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且大有可为的合适切入点。中小学图书馆参与校园阅读活动也是其同时彰显“基础教育价值”和“图书馆职业价值”的最佳结合点^[7]。本文立足于中小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立场,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递进视角,依次分析以下问题:当前国内基础教育改革举措对中小学教育环境与教育目标有何影响,在此影响下校园阅读活动和中小学图书馆将面临何种机遇与挑战,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与其他阅读推广活动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参与主体有哪些,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应该处在何种定位、承担何种责任。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能够为中小学图书馆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提供参考和帮助。

1 政策指引:文化与教育两类政策的传导作用显现

任何一种类型的图书馆,其活动的开展都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同时必须满足特定阶段内的政策要求与期望。中小学图书馆具有特定的管理体制,政策的影响力一般是由图书馆所属主体(即图书馆所在学校)传导到图书馆;同时中小学图书馆所处环境中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也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并向图书馆传导这种影响。

中小学图书馆兼具“图书馆职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7],因而直接受到“文化政策”与“教育政策”两类政策的影响。在文化政策方面,“全民阅读”已连续八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各界建议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法”、建立“国家阅读节”的呼声逐年增多。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法》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这是在立法和制度层面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价值的肯定,对开展阅读活动的中小学图书馆也具有鼓舞与启示作用。

影响中小学图书馆“职业价值”的文化政策主要依靠政策工具中的引导型和环境型政策工

具^[8],这些政策工具发挥影响力是一种长期积累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之下,涉及中小学图书馆“基础教育价值”的教育政策会在短期内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带来结构性、方向性的影响,并且在落实过程中带有强制性。笔者整理了近五年以来涉及中小学图书馆发展和中小学生学习阅读

的各类教育政策,包含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程、通知公告、实施意见等,发布者涉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教育部等单位,虽然政策规格、范围与效力不同,但都涉及了图书馆机构或阅读活动(见表1)。

表1 近五年促进中小学图书馆发展和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典型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者	图书馆、阅读要素解析
2018	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 ^[9]	教育部	中小学图书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是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2019	关于印发2019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 ^[10]	教育部	使用统编新教材;新版教材出现重大变化,即大幅度提高学生课上和课下的阅读量
	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11]	教育部	部编教材在不同学习单元增加阅读内容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1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智育水平,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
	关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13]	教育部	指导新教材增加大量古诗文、古诗词,名著阅读成为必考内容,公布九年义务教育《经典阅读书目》
2020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14]	教育部	高考从单纯的考试评价向立德树人、素质教育转变,评价理念向综合评价转变
2021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1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利用课余时间和课后服务开展阅读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16]	全国人大	图书馆每年应当定期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宣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开发家庭教育类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综观近五年来促进中小学图书馆发展和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到阅读要素与图书馆作用在政策导向中日益得到强化。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开篇就指出“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在第4条“提升智育水平”里,直接表明要“加强科学教育和实验教学,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12]。2019年教育部启动的中小学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对于阅读(包括阅读材料、阅读行为、阅读数量、阅读水平)的强调,要求中小学生学习

增加阅读量,同时对于阅读内容质量也有了更高要求。2020年教育部正式发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其中大幅增加了红色经典作品,在自然科学部分注重推荐反映我国传统科学成就和当代科技成果的著作,在艺术部分重点推荐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图书,强调全学科阅读,同时引导走出“读书就是读文学作品”“阅读就是语文课”等认识误区^[17]。在相应的学业考核和考试命题中,更加注重考察反映阅读水平的指标,如阅读速度、阅读对象、阅读体量等。这些基础教育的重大改革举措将促使中小学校和各界更加重视学生阅读,客观上推动了中小学生的阅读行为,促进了中小校园阅读活动的开展。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要求学校课后服务要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对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进行全面规范,进一步明确学校作为学生教育主阵地的定位。这是适应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双减”政策中明确指出要通过阅读等活动,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这为校园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中小学图书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助力其实现更大的价值。

“双减”等政策影响的首先是校园阅读发生的时空范围。从时间上来讲,过往的校园阅读场景主要发生在“在校时间”,更确切地说是“课堂时间”乃至“语文课堂时间”。而“双减”政策影响下的校园阅读则表现出更多的“泛在性”,这种“泛在”包括阅读时间的“泛在”、阅读行为的“泛在”、阅读材料的“泛在”。在“双减”政策执行之后,在传统的“课堂时间”和“放学时间”这两个时段之外,产生了一个十分充裕的“课后时间”,即学生下课之后、回家之前这段时间。这个时段在城市中以往通常由商业培训机构填

补,在“双减”之后大多继续由学校提供服务,这是进行校园阅读的天然时间段,也是未来中小学图书馆大有可为的“时间主战场”。

随校园阅读时间变化的还有校园阅读活动发生的空间场域。校园阅读不一定发生在教室中,未来更加丰富的校园活动还可能发生在以下空间:①“位于”校园的阅读,即传统上发生在校园“围墙”内的阅读活动,这里的“位于”不仅指受到校园空间的限定,也受到学校教学体制、教学计划、课程安排的限定,“位于”中小学课程教学整体安排中;②“对于”校园的阅读,在这一层次,学生将更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能够释放其好奇心和兴趣感,充分利用乃至搜寻、获取校园中的阅读资源,这就要求中小学图书馆能够根据需求变化尽可能提供阅读材料、阅读渠道、阅读指导等各方面的资源支持;③“源于”校园的阅读,这一层面既离不开“位于”校园的阅读,又可以不发生在校园空间之内,当学生将校园里的阅读行为延伸到放学回家,将在校园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入未来的人生阶段,我们不能否认这是校园阅读在更广泛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结合前述政策影响,可以发现全社会已经对阅读活动及其所带来的“副产品”——高水平的阅读素养,有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双减”政策影响下,占据青少年群体课后时间的商业培训机构已经受到了有效规范,中小学图书馆完全可以抓住因商业主体“退场”而产生出来的新的阅读服务机会。

2 格局分析:中小校园阅读活动类型与参与主体

为有效了解当前校园阅读活动开展状况以及中小学图书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笔者所在团队于2019年11月至2022年4月期间,对西安市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邀请学校教学管理人员、任课教师、中小學生、学生家长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座谈或深度访谈,并形成观察和访谈记录;在中小

学图书馆举办研讨座谈会三次,邀请校长、教务长、教师、学生、馆员等参加;同时也对中小学图书馆上游的馆配商、内容提供商代表进行了调研。此外,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部分中小学图书馆建立了专业实习和研究基地,派遣专业实习生和研究小组,笔者也有机会参与到校园阅读活动实践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行动式研究,持续跟踪和把握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状况,对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体系与格局形成了一定认知。

2.1 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类型划分

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的实施机构,所有工作与活动都紧密围绕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中心任务开展,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首先要围绕教育教学这个中心任务开展。

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与全民阅读活动的动机、目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全民阅读活动的目标包含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民族综合素质等,侧重于社会成员以自我需求为主导的阅读;中小学的校园阅读活动尽管也包含学校教师和学生为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和个人文化修养而进行的阅读,但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实现基础教育目标而开展的,关系到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从个人发展来看,青少年阅读是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阅读推广的“最初一公里”,中小学开展阅读活动、进行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形成阅读意识、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素养、保持终身学习。

在深入考察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根据阅读活动的目标,本研究将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活动的责任主体。

(1)以培养德智体美人才而开展的校园阅读活动

严格来讲,中小学校所开展的所有形式的阅读活动都属于这一类型,只是出于后续阅读

活动责任主体的研究需要而专门单列出这一种类型。该类型泛指由学校组织的全校性阅读活动,比如“阅读年活动”“建设书香校园活动”“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假期阅读书目推荐”“读书夏(冬)令营”等。一般来说,此类校园阅读活动由学校制定活动方案,班主任、任课老师及教务、团委、少先队大队部、学校图书馆等相关部门的人员负责实施,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具有规范化和常态化的特征。

(2)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开展的阅读活动

此类活动旨在按照指定书目组织学生增加阅读数量和扩大阅读范围,主要动机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掌握必要的知识点。教育部自2019年开始大幅度增加语文、历史、思想教育等课程的阅读量,同时在中考和高考中较多地增加阅读元素,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小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及家长对阅读活动的积极性。例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18]。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中小学都开设阅读课、布置指定书目、开展阅读活动等。此类阅读活动主要围绕课程标准开展,大都由相关教研室负责,任课老师组织实施,学校图书馆予以配合,活动参与主体是各年级学生。

(3)以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和学生综合素养为目标的阅读活动

中小学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不断掌握新的教学技术与手段,需要进行自我学习规划的设计,不断扩充知识储备,进行持久性的阅读。中小学生在除了要完成各科课程的学习任务外,还需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广泛的阅读,以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此类阅读活动主要由学校教师和学生自主进行,自发组织各类“读书会”“读书沙龙”等,中小学图书馆在其中发挥服务和辅助功能,提供文献信息资源阅读利用的专业化服务和优质阅读空间。

(4)以帮助师生提升信息素养而开展的阅读活动

信息素养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必备素养,包括对信息的反思与吸收、对知识的理解与评价、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参与团体学习等各方面能力^[19]。信息素养的培养要经过专业化的学习,接受专业化的教育和训练。对于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来说,文献信息知识的认知、图书馆利用技巧的掌握、检索技术的学习和实践都属于个人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内容。

面向提升信息素养的阅读活动应该由中小学图书馆全面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2015年修订发布的《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对“学校图书馆服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包括“对教职人员的专业发展服务,包括阅读能力、教师基本素养、教学技术、调查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对学校师生提供“探究式学习的服务与提升信息素养方面的服务”^[20]。我国教育部2018年5月重新修订发布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不仅规定了“图书馆是中小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同时也规定了“图书馆是学校文化建设和课程资源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9]。上述国内外政策文件都确认了中小学图书馆在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开展阅读活动中的专业作用。

2.2 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参与主体

从职业立场出发,图书馆或许会本能地希望中小学图书馆能在校内阅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期望这种地位“得天独厚、独一无二”,作为校园阅读活动的主力军“当仁不让、非我莫属”。但本研究调查发现,校园阅读活动并非囿于单一的责任主体,而是涉及诸多相关主体。有的校园阅读活动由校方统筹安排,有的由教导(务)处组织,有的由学校图书馆主动介入、主导组织,有的则是任课老师根据课程学习安排

而要求学生参加。为了更好地组织校园阅读活动,使其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厘清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不同参与主体。根据调研情况,本研究将代表性主体分为中小學生、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中小学图书馆和其他参与主体。

(1) 中小學生

中小學生所代表的青少年群体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校园阅读活动最主要的参与主体,也是全民阅读活动最重要的推广对象之一。全面提高中小學生的语文素养,实现情感、能力、审美情趣的同步发展,是完成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目标的应有之义,而阅读活动是培养语文素养的重要基石之一。对于中小學生群体来说,他们作为“阅读饥饿感”的最佳适龄人群^[21],对于阅读活动和不同类型的阅读材料具有兴趣,但同时又缺乏有效指导。在有关政策推动阅读要素成为学业内容乃至考核内容的背景下,学生很可能会获得阅读方面的更多关照,但也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

(2) 中小学教师

中小学教师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校方”,可以进一步细分。首要的细分群体是直接面对学生的基层任课教师,尤其是涉及学生阅读素养培养的语文老师。任课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学生阅读习惯的培育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阅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也需要通过阅读来不断提升自己,为学生做出表率,让学生感受到老师通过阅读带来的课堂变化。对于中小学语文老师来说,匹配统编教材要求增加阅读课时、开设阅读写作课、布置课外阅读作业(如完成阅读任务、撰写读后感)、开设阅读讲座、设计和组织其他类型阅读活动(如开展诵读、朗读、话剧、表演)等,这些日益成为语文老师必备的教学设计要素,也给中小学图书馆提供了很多支撑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机会和空间。

绝大部分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阅读活动(比如“阅读课”的组织),大都由相关学科的教研室

及其教师组织实施。从调研情况看,部分中小学的语文老师、历史老师、思想政治课老师都在所授学科课程体系内开展了相关阅读课程,这些既是学科课堂的延伸,也是对教材必要的补充。在倡导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教研室及任课教师可以和中小学图书馆开展进一步合作,开设中小学图书馆阅读指导课,培养和提高中小学师生利用图书馆的能力。阅读指导课重在读书方法指导,可以使老师和学生养成利用图书馆的习惯,掌握利用相关检索工具、收集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技能。这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教育方式。

中小学教师主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学校领导和管理层。学校领导层作为学校工作的决策者,他们对校园阅读活动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校园阅读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中小学领导集体是中小学阅读推广工作的直接决策者和责任主体,应重视图书馆建设,充分履行阅读推广主体职能,将图书馆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发展的规划中,做好中小学图书馆的阅读经费保障,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校园阅读活动的开展,并对活动进行管理及监督。在新的教育目标和政策导向指引下,中小学校领导开始重视语文学科教育、阅读课建设、课外阅读活动,乃至增加对学校图书馆的投入。

(3) 学生家长

学生家长是中小学生的监护人,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最直接的关切者。他们不仅是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更是中小學生课外阅读的“伴读”者。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家长的指导和示范作用,特别是低龄段小学生,家长的阅读兴趣对于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学生家长对阅读的理解、认知和支持,会直接影响学生个体阅读的效果;学生家长对校园阅读活动的态度,会间接影响校园阅读活动的开展和整体效果。对于中小學生家长来说,一方面在“应试教育”思维延续下,为了帮助子女提升“应试水平”,必然会出现间接提升阅读素养的“功利性”教育行为,这为一定时期内提供类似“课后语文教育”“阅

读素养教育”“青少年阅读”的商业性、专业性培训机构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在持续高涨的“素质教育”呼声下,学生家长也必然会出现理性、正确、全面、充分重视阅读素养和阅读活动的倾向,这对于以阅读推广为己任的各类图书馆来说是重要的利好。

(4) 中小学图书馆

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中小学图书馆则兼具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职能,通过开展阅读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服务,使不会阅读的学生学会阅读,使不能阅读的学生跨越阅读障碍,使不爱阅读的学生爱上阅读^[21],使爱阅读的学生更喜欢阅读,这也是中小学图书馆的责任和使命所在。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中发挥着多重作用,包括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全校性校园阅读活动,以及为学校师生自我阅读行为提供专业服务。另外,在帮助学校教师和学生提升信息素养方面,中小学图书馆还承担着专业教育的任务,这是因为学生对于文献信息知识的了解、对于图书馆利用知识的掌握、对于检索技术的学习和实践等都需要专业化的阅读,也需要专业化信息素养教育的支撑。

在中小学图书馆的背后,还存在着与其关系密切的诸多支撑主体,它们是中小学图书馆履行职能的有机要素。这些支撑主体中首要的是处于上游的文献信息资源供应商和阅读资源提供者,包括出版商、数据库商、内容集成商等,也包括能够提供阅读资源的其他组织,如阅读设备生产商、馆配商等。2021版《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宣言》指出,学校图书馆应当与教师、管理者、家长、其他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及社区等开展广泛合作^[2]。通过与图书馆体系下多元主体的合作,中小学图书馆能够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从学科分类、教学主题、学生心理成长等多维度为中小學生设计推荐书单,同时根据中小学教师教学研究、课程研究、学生学习课程等内容开展数字平台建设。

中小学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共享图书

馆职业理念、共担全社会阅读推广的职责,同属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各类型图书馆、相关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管理与指导机构是中小学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坚实保障和坚强后盾。2017年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中小学应积极与高等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年儿童图书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基层综合文化中心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等青少年活动场所加强合作,支持和帮助学生参加校外阅读活动。中小学图书馆可以结合所在区域阅读服务机构和特点,协调和整合服务资源,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全渠道、全覆盖的服务,打造品牌性阅读项目,促进校园阅读推广的发展。

(5) 其他参与主体

图书馆处在宏观的“社会互动”中,与更为

多元的社会主体发生着联系,其中还包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新闻媒体等。教育部颁布影响中小学发展的全国性教育政策,制定并发布阅读指导书目等;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部署具体工作方案,提供校园阅读活动开展的必要条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阅读活动,发挥着舆论导向作用;中小学也需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类互联网平台,扩大校园阅读活动的影响力,这对于阅读活动本身及学校声誉都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

在基本厘清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类型并且分析与之相关的责任主体后,可以根据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体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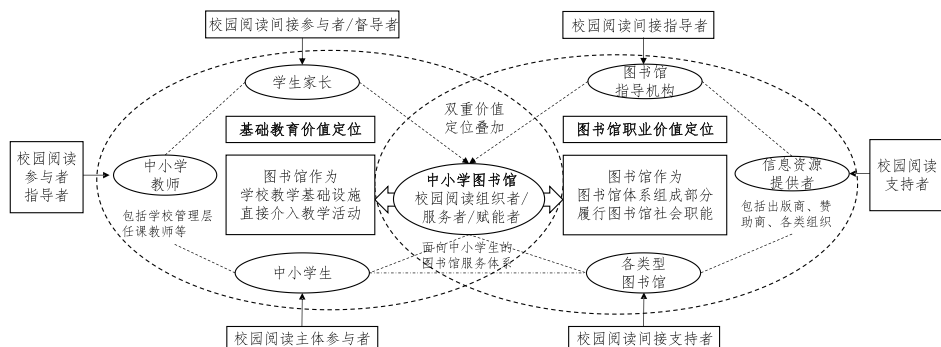


图1 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多元责任主体

如图1所示,中小学图书馆处于发挥“基础教育价值”与“图书馆职业价值”的交叉定位上,一方面作为学校教学基础设施,直接介入学校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全社会图书馆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是校园阅读活动的直接组织者、服务者和赋能者。

图1左圈显示的是以基础教育价值定位为核心的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小图书馆”“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分别作为“直接参与者”“直接指导者”“直接督导者”组成校园阅读活动最直接的“三元参与主体”;右圈显示的是以图书馆职业价值定位为核心的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和

以书店、出版商为代表的阅读资源提供者是校园阅读活动的重要外部支持主体。中小图书馆正处于上述两种体系的结合点上,发挥着纽带作用。

3 未来路向:中小学图书馆双重价值的识别与彰显

由于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责任主体是多元的,在这种多元主体参与格局中,中小图书馆参与校园阅读活动时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多样性的,需要进一步识别中小图书馆的价值点和发力点。

3.1 中小学图书馆的职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

从教育部《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的具体条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属性不同,中小学图书馆不仅要体现图书馆的职业价值,同时更要体现一定的基础教育价值。

作为“中小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中小学图书馆其实就是一种专门类型的图书馆,具有一般图书馆的共同属性,主要面向学校师生(读者)提供文献资源服务,推动阅读推广,普及文献信息检索利用知识与技能,履行一般图书馆的基本社会功能,体现一般图书馆的职业价值。

作为基础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小学图书馆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协助教师开展教学教研活动”“指导学生掌握检索与利用文献信息的知识与技能”;要“为教职人员的专业发展提供服务”“为探究式学习与信息素养发展提供服务”。具体来讲,中小学图书馆应通过专业化的工作与服务来参与学校完整的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帮助学校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和教学任务,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与教研能力,帮助学生完成课程阅读,帮助师生培养信息素养。中小学图书馆社会功能在这个层面的实现,体现的就是其基础教育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明确中小学图书馆工作要同时凸现出图书馆职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并不代表把中小学图书馆的具体业务工作或服务手段“非此即彼”地归属到“图书馆专业价值”或“基础教育价值”里,因为很多业务工作或服务手段本身就能同时体现出这两种价值。

之所以研究中小学图书馆特有的属性及价值,一是希望更好地帮助中小学图书馆理性地认识自身定位,树立职业自信,更加主动地介入和参与到校园阅读活动中;二是希望能以此理念影响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领导,使其更加

科学、客观地认识到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意义,在中小学校内为图书馆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2 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中的功能

依据前文所述中小学校园阅读活动的类型划分,结合中小学图书馆同时具备的专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以及对于中小学图书馆实践的考察,笔者认为,中小学图书馆应该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不同类型的校园阅读活动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

(1) 全校性阅读活动的支撑者和推动者

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充分发挥文献信息资源优势、阅读空间与阅读手段优势、图书馆专业服务优势,让校园阅读活动更加专业化。目前我国阅读推广实践中,“活动化”和“仪式化”特征非常鲜明,但“仪式化”并不等于“形式化”。在当前教育背景下,中小学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家长等逐渐认识到了阅读活动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校园阅读活动更需要来自专业机构的参与与指导,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并且不偏离阅读推广的初衷与本质。

在现阶段,中小学图书馆可以利用校园阅读的“活动化”和“仪式化”特征,将活动作为彰显图书馆能力和绩效的重要指标^[22],并成为全校性阅读活动的支撑者和推动者,为阅读活动注入内涵,避免流于形式,将阅读有机融入到学校的“仪式教育”和“教育仪式”中。“仪式化”无论是对于基础教育活动还是对于阅读推广活动都十分重要。仪式教育以隐性、渐进的方式按既定目标来实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养成和情感塑造^[23],而阅读行为在一些文明发展历程中本身就曾作为一种“公开仪式”存在^[24,25]。当前以诵读会、朗读活动为代表的诵读是中小学阅读推广活动的重点之一^[26],诵读类阅读推广、表演类阅读推广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活动类型^[27],也带有典型的“仪式化”特征。因此,中小学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读书日”“阅读节”等

特殊时间节点前后的有利社会舆论环境,以节日为依托激发读者对阅读的兴趣^[28];也可以借助传统民俗节日,将阅读活动和节日仪式相结合,在学校层面的仪式教育中将阅读融入学生生活。

(2) 课程学习中阅读活动的嵌入者

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功能,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书目指南提供阅览平台和阅览空间,利用纸质文献资源和数字文献资源配合老师上好阅读课。当前开展“嵌入式服务”已经成为各类型图书馆实施转型变革的重要路径,“嵌入式服务”体现了从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地心说”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日心说”的转变,也体现了科学正确的图书馆基本理论和用户观^[29]。在图书馆从被动等待服务到主动寻求服务、从馆内阵地服务到馆外延伸服务的转变过程中,图书馆服务已嵌入到知识的场域与情境之中^[30],如研究型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嵌入旅游景点^[31]。对于中小学图书馆来说,“嵌入式服务”更是体现其双重价值的应有之义,中小学图书馆将所代表的图书馆职业价值与制度安排嵌入了基础教育价值体系之中。

在具体实施中,中小学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可以向其他类型图书馆汲取经验,同时契合自身的价值特性,具体实施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①人员嵌入,主要指图书馆员进入课堂,与任课教师建立教学合作伙伴关系,参与涉及阅读元素的课堂教学;②内容资源嵌入,主要指为课堂活动提供各类资料,要从传统的被动等待师生读者到馆查询变为主动推送甚至“自动”推送,“自动”推送内容有赖于图书馆员参与课纲设计,面向课程需求进行馆藏资源建设和开发,建立支撑课程的资料库和知识库;③技术嵌入,主要指图书馆辅助教师实现在课堂上对各类信息技术的采纳和应用;④“反向嵌入”,图书馆不仅可以嵌入课堂,也可以转换思路邀请和欢迎课堂“嵌入”图书馆,可以把合适的正式课程放在图书馆教授,把图书馆从“第二

课堂”转变为“第一课堂”,图书馆还可以打开大门,承接一部分课程活动内容。

(3) 面向师生综合能力提升的阅读行为的引导者

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利用自身在文献信息资源、空间资源、时间资源上的优势,为学校师生自主阅读提供专业化的阅读推广服务,引导师生通过扩大阅读范围来完善人格修养和文化修养。中小学图书馆作为师生阅读行为的引导者,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嵌入式服务”,这里的“嵌入”更多的是图书馆职业价值的嵌入。在现代图书馆职业价值观中,热爱图书、倡导阅读,尊重理性、知识、真理,尊重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2],这也恰恰是中小学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思想指针和力量源泉。

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全力支持师生学习知识的意愿和努力。对于学生群体,图书馆应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图书资源和场所空间营造有利于学习和探究的环境^[33],图书馆员应引导“小读者”熟悉书架系统和空间设置,促成其自由、自主地利用图书馆开展学习活动。在教师群体方面,近年来中小学教师资历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11月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取得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学位要求进一步提高^[34],这将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岗位对于优秀人才、特别是研究型人才的吸引力和吸纳度不断提升,一些一线城市中小学招募的新教师大多具有“高学历”“名校生”的特征^[35],在提升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的同时,也会提升中小学教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氛围,进而倒逼中小学图书馆扩展服务范围和提升服务水平。中小学图书馆可以将满足教师的研究型需求、自我提升需求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这就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图书馆职业的共享价值,在考虑中小学师生特性的基础上,借鉴研究型图书馆的做法,在文献服务的基础上开展面向具体问题的知识服务,逐步

发展成为中小学校的现代化学习中心。

(4) 师生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主导者和实施者

中小学图书馆可充分发挥在文献信息资源组织、检索、利用方面的专业优势,常态化地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开展图书馆利用培训、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培训,帮助师生提升信息素养,并进一步协同提升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笔者通过对中小学校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于信息素养教育都具有潜在需求,且不同群体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维度,中小学图书馆需承担信息素质教育的职能,并根据不同的对象群体进行精准施策。

信息素养一直是图书馆学高度关注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2021年11月中央网信办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36],对数字素养教育进行了诠释和部署,从政策表述中可以看出数字素养比信息素养更加宽泛和丰富,集中体现出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的国家行动特征^[37]。当前和未来的中小学生群体基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地地道道的“数字原住民”,他们从小就“浸泡”在信息海洋中,认知模式和学习行为等都带有明显的网络化特性^[38],因此对学生群体的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

中小学图书馆在开展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时,面向新一代的中小学生,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度参与以培养数字素养和技能为目标的信息科技课程的设计和 implement,在传统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上融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计算思维、数据思维、数字伦理、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面向中小学教师群体,需要根据教师的年龄段、专业背景、对信息技术的熟悉程度分类开展教育活动。面向教师的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主导型”和“嵌入型”。“主导型”如馆员开展教学类信息检索、知识管理平台和工具的使用培训等;“嵌入型”是融入教学项目的培训,馆员可以通过开展面向特定教学科研任务的培训、加入教学科研团队

等形式,把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到教师的工作中。

(5) 校园内外阅读活动的协调者和沟通者

中小学图书馆正处于职业价值和教育价值的结合点上,发挥着纽带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图书馆职业价值”为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图书馆所共享,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发挥图书馆“行业”和“职业”的整体优势,为其所在学校带来来自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和社会层面的更多支持与资源。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中小学图书馆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出校园”,主动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如中小学图书馆的管理者与业务骨干越来越多地参与所在城市图书馆学协会的工作研讨与学习交流,不同中小学图书馆之间逐渐形成各种类型的协作和交流机制,中小学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院系的联系日益加强。

例如笔者研究团队所在的西安市,一些中小学图书馆在积极建立和保持与西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联系,并把来自大学图书馆学专业院系资源引入到中小学图书馆和校园阅读活动中。自2019年以来,以中小学图书馆为中介,西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西安市一些基础较好的中小学建立实习和实践基地,大学教授直接面向中学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讲授文献知识与阅读文化,大学生直接参与到中小校园阅读活动的设计、组织与服务中,并发挥专业所长,从实践中发现研究课题,开展行动式研究,进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校园阅读活动的效能。这种大学图书馆学院系与中小学图书馆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校园阅读活动的开展,也间接地向中学生群体“前置”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39],对中学生了解图书馆学及相关专业施加了“早期影响”和“正面干预”,起到了“双赢”的效果。

除此之外,中小学图书馆常见的外部合作对象就是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需要发挥行业优势,与当地公共图书馆联合开设学生阅读课以及创新更多的活动形态。在跨类型

图书馆合作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围绕特定主题展开协作,具体方式包括加入协作网络,提供面向主题资源的访问渠道,共享主题阅读的资源,制定统一的阅读活动计划等。例如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小學生“暑期阅读”(Summer reading)传统,以及近年来兴起的面向青少年科学素养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课程名称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教育,都依托于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的教育生态^[40,41],中小学图书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4 结语

在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教育因素始终是影响图书馆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教育环境的变化对现代图书馆形态和职业的塑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小学图书馆是图书馆事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更是受到了教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中小学图书馆也需要满足教育环境中的教育目标要求并对实

现目标负有责任。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的职业价值更深地嵌入在基础教育价值当中。

当前,我国文化与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正在推动教育环境的变革,这有利于激活中小学图书馆的职业价值。以“双减”为代表的政策为中小学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机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没时间阅读”的突出问题。中小学图书馆需要牢牢抓住这一契机,把握自身在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和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全校性阅读活动的支撑者和推动者、课程学习中阅读活动的嵌入者、面向师生综合能力提升的阅读行为的引导者、师生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主导者和实施者、校园内外阅读活动的协调者和沟通者等角色功能,切实解决中小学生在阅读方面存在的“读书数量少、读书质量差、读书供给缺、读书效果差”的现状,做好全社会阅读推广的“最初一公里”工作。这不仅是对中小学图书馆基础教育价值的贡献,也是对图书馆职业价值的遵循。

参考文献

- [1]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265-266. (Yu L Z.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6: 265-266.)
- [2] IFLA school library manifesto (2021) [EB/OL]. (2021-01-18) [2022-05-08]. <https://www.ifla.org/news/ifla-school-library-manifesto-2021-open-for-comments>.
- [3] 于斌斌. 国外中小学图书馆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综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9): 98-108. (Yu B B. Review of impact study of foreign school library usage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9): 98-108.)
- [4] Causality; school libraries and student success (CLASS). White paper [EB/OL]. [2022-05-08]. <https://eric.ed.gov/?id=ED561868>.
- [5] Literature review: literacy and reading in libraries (2011-2016) [EB/OL]. [2022-05-08]. https://aladin.uil.unesco.org/pdfaladin/Literature_Review_12May.pdf.
- [6] Merga M K. School libraries supporting literacy and wellbeing[M].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22: 1.
- [7] 杨玉麟, 郭武, 熊伟霖. 论中小学图书馆的“基础教育价值”和“图书馆职业价值”[J]. 图书馆论坛, 2020, 40(12): 102-106. (Yang Y L, Guo W, Xiong W L. On the basic educational value and professional value of librar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ibraries[J]. Library Forum, 2020, 40(12): 102-106.)
- [8] 汪圣, 刘旭青.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8(2): 16-22, 27.

- (Wang S, Liu X Q. Research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policy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8(2):16-22, 27.)
- [9] 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EB/OL]. (2018-05-28)[2021-07-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jcys_jyzb/201806/t20180607_338712.html. (Regulation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ibraries[EB/OL]. (2018-05-28)[2021-07-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jcys_jyzb/201806/t20180607_338712.html.)
- [10] 2019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EB/OL]. (2019-05-14)[2021-10-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1906/t20190605_384649.html. (Catalogue of teaching boo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2019[EB/OL]. (2019-05-14)[2021-10-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1906/t20190605_384649.html.)
- [11] 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EB/OL]. (2019-10-22)[2021-10-30].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14/content_5451849.htm. (Recommended bibliographies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ibraries in 2019[EB/OL]. (2019-10-22)[2021-10-30].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14/content_5451849.htm.)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EB/OL]. (2019-06-23)[2021-10-3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7/t20190708_389416.html.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deepen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EB/OL]. (2019-06-23)[2021-10-3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7/t20190708_389416.html.)
- [1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EB/OL]. (2019-07-26)[2021-11-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1908/t20190807_393817.html. (Supplementary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matters relat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inese and history teaching books in senior high schools[EB/OL]. (2019-07-26)[2021-11-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1908/t20190807_393817.html.)
- [14]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发布[EB/OL]. (2020-01-08)[2020-12-3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1/t20200108_414672.html. (China'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released[EB/OL]. (2020-01-08)[2020-12-3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1/t20200108_414672.html.)
- [15]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2021-07-26)[2021-11-0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Opinions on further reducing the burden of homework and after-school training of students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EB/OL]. (2021-07-26)[2021-11-0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B/OL]. (2021-10-23)[2021-11-01].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8d266f0320b74e17b02cd43722eeb413.shtm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EB/OL]. (2021-10-23)[2021-11-01].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8d266f0320b74e17b02cd43722eeb413.shtml>.)
- [17] 王湛.《指导目录》专家解读[N]. 中国教育报, 2020-06-24(02). (Wang Z. Expert interpretation on *Directory of Reading Guidance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N]. China Education Daily, 2020-06-24)

- (02).)
- [18] 语文课程标准[EB/OL]. (2011-12-28)[2022-05-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1112/W020220418401378158281.pdf>.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EB/OL]. (2011-12-28)[2022-05-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1112/W020220418401378158281.pdf>.)
- [19]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 [2021-07-21]. <https://www.ala.org/acrl/standards/ilframework>.
- [20] 学校图书馆指南(第二版)[EB/OL]. [2022-05-05].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school-libraries-resource-centers/publications/ifla-school-library-guidelines-zh.pdf>. (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EB/OL]. [2022-05-05].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school-libraries-resource-centers/publications/ifla-school-library-guidelines.pdf>.)
- [21]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 40(5): 4-13. (Fan B S.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nalysis on basic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 40(5): 4-13.)
- [22] 范并思. 服务活动化:图书馆服务新趋势[J]. 图书馆学刊, 2017, 39(12): 1-4. (Fan B S. Service activity: the new trend of library service[J]. Library Journal, 2017, 39(12): 1-4.)
- [23] 杜敏菊. 身份唤醒与行为统合:仪式教育的文化控制机制[J]. 高教探索, 2021(1): 11-19. (Du M J. Identity awakening and behavior integration: the cultural control mechanism of ritual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21(1): 11-19.)
- [24] 褚传弘. 身体漫游、朗读仪式与文化社群——新型城市读书会的地方情感研究[J]. 阅江学刊, 2021, 13(2): 108-118, 123. (Chu C H. Body roaming, reading ceremony and cultural community: research on the local emotion of the new urban reading club[J]. 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21, 13(2): 108-118, 123.)
- [25] 蒋永福. 阅读与图书馆: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思考[J]. 图书馆建设, 2022(1): 127-134. (Jiang Y F. Reading and library: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J]. Library Development, 2022(1): 127-134.)
- [26] 王彦力, 冉蔚然, 杨新涯. 中国传统典籍的分类指导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3): 67-72. (Wang Y L, Ran W R, Yang X Y. A study on the modes of reading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based on classified guida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9, 63(3): 67-72.)
- [27] 范并思. 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体系[J]. 图书馆建设, 2018(4): 53-56. (Fan B S.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the library[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8(4): 53-56.)
- [28] 董星辰.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阅读常态化建设思考[J]. 出版广角, 2022(4): 58-61. (Dong X C. Thoughts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reading for all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View on Publishing, 2022(4): 58-61.)
- [29] 初景利, 秦小燕.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以图书馆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型变革[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13): 5-10. (Chu J L, Qin X Y. From geocentric theory to heliocentric theor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brary-centered to user-centere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8, 62(13): 5-10.)
- [30] 柯平, 邹金汇. 后知识服务时代的图书馆转型[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1): 4-17. (Ke P, Zou J H. Lib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knowledge service er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1): 4-17.)
- [31] 李泽华. 困境与破局: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公共图书馆旅游创新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2, 31(1):

- 65-73. (Li Z H. Dilemma and breaking; research on tourism innovation of public lib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22, 31(1): 65-73.)
- [32]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97-199. (Yu L Z.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97-199.)
- [33] 10 fun activities to make the most of school library time[EB/OL]. [2022-05-05]. <https://www.teachstarter.com/us/blog/library-activities-for-kids-make-the-most-of-library-time-us>.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EB/OL]. (2021-11-29) [2022-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Teacher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draft) (exposure draft) [EB/OL]. (2021-11-29) [2022-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 [35] 竞争激烈!深圳一中教师招聘面试超半数博士学历[EB/OL]. (2021-10-10) [2022-05-05]. <http://news.youth.cn/jsxw/202110/t20211010%5F13254407.htm>. (Fierce competition! More than half of the teacher recruitment interviews of a middle school in Shenzhen are doctoral degree candidates[EB/OL]. (2021-10-10) [2022-05-05]. <http://news.youth.cn/jsxw/202110/t20211010%5F13254407.htm>.)
- [36]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 [2022-05-05]. 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Action plan for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the whole people[EB/OL]. [2022-05-05]. 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37] 2021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J]. 情报资料工作, 2022, 43(1): 5-12. Top ten academic hotspots in China'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e science in 2021[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22, 43(1): 5-12.)
- [38] 陈志娟. 提升未成年人数字素养[EB/OL]. (2022-01-06) [2022-05-05]. <https://m.gmw.cn/baijia/2022-01/06/35430618.html>. (Chen Z J. Improve minors' digital literacy[EB/OL]. (2022-01-06) [2022-05-05]. <https://m.gmw.cn/baijia/2022-01/06/35430618.html>.)
- [39] 王铮. 从“破茧”到“出圈”: 强化图书馆学科的科学传播[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5): 181-183. (Wang Z. From “breaking the cocoon” to “out the circle”: strengthening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0(5): 181-183.)
- [40] 王铮, 左阳.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阅读项目: 动因、实践及启示[J]. 图书馆建设, 2015(11): 52-57. (Wang Z, Zuo Y. Summer reading program in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motivation, practice and indication[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5(11): 52-57.)
- [41] Building upon the STEM movement: programming recommendations for library professionals[EB/OL]. [2022-05-05]. <https://journals.ala.org/index.php/cal/article/view/6510/8653>.

杨玉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陕西 西安 710127。

王 铮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127。

赵 冰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陕西 西安 710021。

(收稿日期: 2022-05-21)